

從戰地記者到談話節目主持人

# 周軼君：讓改變發生在對話中



●周軼君說香港對她的影響不好量化，但在持續生長。 胡若璋 攝



●在最新一期《第一人稱複數》中，周軼君和一眾上海嘉賓聊「上海賦」。 受訪者供圖



●徐小虎（中）作客周軼君優酷《第一人稱複數》節目。 受訪者供圖

## 「香港對我的影響沒法量化」

十一國慶節，周軼君來香港和朋友们見面。在香港生活、工作了十多年，周軼君自認對香港的感情深厚。「香港教會我的第一件事情：第一次看到另一群中國人是怎麼生活，同樣是中文，大家用的是繁體字，社會擁有眾多可能性，原來這麼有意思。」2006年赴港入職鳳凰衛視，周軼君開啟了她電視工作的新生活。

作為鳳凰全球新聞報道中身處一線的記者，哪裏有騷亂、戰爭、災難，哪裏就有周軼君的身影。她同時也是這些一線突發節目中的現場評論員，分析問題冷靜客觀、鞭辟入裏，那時的她經常出現在鏡頭裏，卻從沒像

現在這樣正裝優雅地被聚光燈所偏愛。

關於城市和個人的關係，周軼君說，沒辦法準確量化香港對自己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和幫助。就好像26歲那年，周軼君主動請纓去加沙，以一句「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」而說服領導層，最終她獲得外派常駐加沙的機會，時間長達兩年。

### 香港在我心中始終特別

那段槍林彈雨的生活，現在會被大眾用「戰地玫瑰」的詞語浪漫加持。在加沙待了兩年，周軼君說，自己離開的

## 外國留學生在桂林的「戲裏戲外」

「那一天，我穿着傳統戲服，頭戴獨特的變臉帽飾和道具，當具有中國韻味的戲曲音樂漸起，我的左手輕揮，再一個轉身，臉譜瞬間轉換。」來自塔吉克斯坦的留學生奧蘇說，剛到中國廣西桂林留學時，她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，如今她學會了唱山歌、跳竹竿舞，還學習了川劇中的「變臉」絕活。

「我訓練了近兩個月來提高『變臉』技藝。開始感覺很難，我曾認為不可能學會，但覺得太有趣就堅持下來了。」奧蘇說，通過學習「變臉」技藝，體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，留學之旅收穫頗豐。

而來自尼泊爾的留學生喬薩里說：「如果沒有從尼泊爾來到中國，我不會知道這世界上有這樣一種充滿魅力的舞蹈——水袖舞。桂林的自然景觀與水袖的流動相輔相成，舞蹈的優雅與桂林那令人驚嘆的山水相結合，創造了藝術與自然的和諧融合。」

「記得第一次學習水袖舞，我感覺太難了，甚至有了想要放棄的念頭，但老師以十足的耐心一直鼓勵我前行。當我用水袖做出如同水波般流動的動作後，我發覺這有趣極了。」喬薩里說。

奧蘇和喬薩里都是活躍於社交平台的外國留學生。在廣西桂林留學期間，各自學習了中國戲劇的藝術表演特技川劇變臉和京劇的水袖舞，過了一把「戲裏」的癮。

### 感受中國藝術文化的獨特魅力

奧蘇與喬薩里二人首次以「特邀體驗者」的身份被邀請參與體驗桂林藝術節。

來到桂林藝術節的山水藝術市集，奧蘇得知，植物也能展現出美麗的色彩和別具一格的印跡。「就連中藥藥材蘇木都可以通過植物熱轉印技術手段，在蠶絲

是捕捉當下還是追問過往？曾經的「戰地記者」周軼君成為了紀錄片導演和談話節目主持人，帶著大眾瞄向當下，看向自己。《第一人稱複數》在優酷開播以來，在周軼君由外及內的目光凝視和話題拋落中，觀眾總能被一些熱烈的話語所吸引。哪怕這些熱門話題過一陣可能會降溫，但那些具體故事裏的人總是會留在一些人的腦海，慢慢改變大家對日常問題的感知和思索，生出一種新的「生長感」。在周軼君的對話裏，改變正在悄然發生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好像每天都在對話，故事自然就朝着你來？過去的十天半個月，周軼君不間斷遊走於節目、不同主題的場合對話。從最初的通訊社記者到戰地記者，以及生動好奇的國際視野寫作者，再到近兩年的紀錄片導演和節目主持人，周軼君優秀的國際觀察者身份不斷得到確認。她出現的場合，觀眾都期待從她口中了解當下的熱點公共話題，尤其是教育、女性，甚至文學談話，大家都有側耳傾聽的慾望。

剪掉中長髮的周軼君，今年再度回歸熒幕，一頭幹練精神的短髮，襯得她的臉部五官立體清晰，如今的樣子正好能滿足外界對於女性知性、睿智一面的想像和期待。

置身各種談話現場，周軼君已經沒有了最初面對鏡頭和人群的困擾。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，周軼君說，幾年前參加好友賈文濤的節目《鏘鏘三人行》時獲得一個支招，盡量把關注點放在和自己對話的人身上，慢慢找到彼此談話的節奏。在釋放緊張感的訓練中，周軼君已經從一個話不多的人，漸漸成了恰好處、親切自然的人。

### 「大人笨」帶來開門紅

環顧當下，正是個處處講說故事的年代。周軼君說，好的故事必須要接觸到具體的故事、具體的人。10月中旬在優酷上線的《第一人稱複數》第二季，首期節目嘉賓是徐小虎，這位90歲高齡的美術史學者，周軼君和她一起回說童年、講藝術，聊當今世界那些大人早已失去的做「小孩」的權利。徐小虎一點點把成年人的思慮、焦灼在周軼君的真實自然裏鋪展開來。

「為什麼成年人總那麼累？因為大人笨啊。」簡簡單單的「大人笨」三個字輕柔地打開了觀眾的心，很多看過節目的人感嘆，這個節目帶來的愉悅，令人自覺面目清晰且可愛。

首期節目開門紅，引發的社會熱度，令周軼君始料未及，但仔細一想也並不意外。僅從節目關注的焦點、對話的人物、話題與風格已讓它脫穎而出。挖掘一種新的人，拍到一個新的人物，好的節目就好了一大半。周軼君說，徐小虎的著作《被遺忘的真跡：吳鎮書畫重鑒》曾震驚了藝術史界，她指出迄今發現的200多幅元代畫家吳鎮作品中，只有3幅半是真跡。周軼君沒有奔着這些爭議前往，而是更多回到一個普通人的好奇，讓徐小虎帶着大家走



●周軼君在互動環節回答觀眾問題。 受訪者供圖



●周軼君為讀者簽書。 受訪者供圖

進她「真」實和自在的反應中。

做節目，找人永遠是個難題。請人時，周軼君大多時候誠惶誠恐，談到那些請不來的嘉賓，有因為本身就不想參與公眾社會生活的，也有固於明星經紀管理體系制度而難以請來的明星。但有節目定期和不同行業的人對話，這份滋養，周軼君笑說，有一種思維的褶皺不斷獲得特定摺疊的感覺，很有意思。

### 「真的問題就是好問題」

很多觀眾也會為了周軼君跨城奔赴，只為聽她對話一場。在觀眾互動環節，周軼君也有很難回答的時刻。有些觀眾喜歡問女性、男性二元對立發展的問題，兩性嫁娶、女性反抗等議題……仔細一聽，不少提問者大多數不是在問問題，而是更習慣進行一番宣言式的講話。作為被提問者，周軼君曾經也是帶着問題去提問的人，她明顯發現，大家變得跟過去不太一樣。

「這個時代，每一個人都有表達的慾望。」周軼君是一個理性思維者，回答觀眾提問前，她會很快在腦海裏抓取問題的前提主幹，告知自己要談論什麼以及事件的前因後果。當社會公共話題襲來，周軼君身處其中，她偶爾也覺得，對於怎麼來討論問題，整個社會或許需要再進行一些普及。

在不斷提問也不斷被提問的生活裏，記者也忍不住好奇，哪些問題對周軼君來說是一個好問題？

「只要是真的問題就是好問題。」周軼君如是說。她會大大方方告訴很多前來的觀眾：「女人可以關心所有事情、談論所有想要關心的話題。」就好像作家伍爾夫在《一間自己的房間》的一段描述：夢想將來有一天，姐妹們也能坐在雅典衛城的台階上，喝着酒，談論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一切領域。

「如果可以，未來我們也能有一些贊助，喝着小酒在那裏談……」周軼君還有一個有趣的後知後覺：《第一人稱複數》第一季招商時，並沒有引起廣告投資方的青睞。但後來聽說節目憑藉內容本身就獲得了平台觀眾付費營收上的成功，節目也因此很快有了第二季……

對此，學阿拉伯語文學的周軼君說，英國文學有兩大母題，其一便是從來不恥於談錢。英國文學首先告訴大家：錢是好多社會關係的基礎，然後才會展開各種故事。而周軼君帶來的故事，亦讓正在對話的節目獲得新的生長。

### 特寫

周軼君承認，自己日常的雜事兒也挺多的，各種分心的事情更不在少數。

手機成為人的第六器官這樣的現實，周軼君也沒法抵觸。一檔節目，要交涉、溝通的事情超出想像。周軼君說，看回《他鄉的童年》第一季的幕後人員名單，她一個人身兼導演、主持、採訪、翻譯、字幕、統籌各種職位工種。《他鄉的童年》播出後，就有超過20家出版社前來邀約，希望她再次寫書出版。周軼君都拒絕了，理由是：第一部拍攝耗盡了自己所有想表達的，沒有更多的素材去書寫。

「我不想自己的書只是重複紀錄片的内容，再加一些漂亮的照片。」今年夏天，《他鄉的童年》第二季上線，周軼君有了聯席導演，這意味着她騰出了一些空間，令自己有精力記錄更多細節、故事，以及自己當下的所思所想。

「下半年我確實想要再繼續寫一點東西，但到現在一個字都還沒寫。」周軼君說，自己並不是一個「說話腦」，最享受的狀態還是寫作。在她看來，拍攝是一個團隊的事情，能成就某一些東西；但寫作完全是一個人的人事兒，值得好好享受。

時候就很明確，這段經歷肯定會帶給自己很大影響，但當時說不出來會是什麼影響。但這種影響生出的力量持續至今，過了20來年，這股力量還會給她帶來新的人生際遇。

要說得明確一點，也是香港給她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國際行走機會。「人為什麼要多看、多走、多了解世界，行走會讓你慢慢變大，不同的地方一定會塑造一個不同的你。」周軼君說，當下你不用着急知道那種改變是什麼，就像你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條皺紋會怎麼長出來。48歲的周軼君笑起來也會有很多眼紋，這讓她沒有糟糕的感覺，相反還挺自在。

「香港曾經給我很濃烈的情感回饋。」足跡遍布海內外，還在不斷行走，對於有山、有水、有海的香港，周軼君說，走過全世界那麼多地方，香港在我心中始終特別。

面料上呈現出艷麗的紫紅色。」奧蘇說。

這次「特邀體驗」，喬薩里還欣賞到了把「靈渠」的歷史與現代戲劇相融合的中國音樂兒童偶劇《小鯉魚大冒險：靈渠奇遇》。

喬薩里說：「《小鯉魚大冒險：靈渠奇遇》的表演有趣而充滿智慧，它可看、可學、可玩，藝術的意義就是讓兒童抑或是成年人都能由內而外地感受到幸福。」在融合了文化、藝術與自然的桂林藝術節裏，她深切感受到中國與國際藝術文化與眾不同的魅力。

「桂林藝術節的體驗之旅短暫又美好。視頻發布後，引起世界各國網友的關注和好奇。大家在評論區紛紛點讚、詢問『這是在哪裏』『是過什麼節日嗎？』」喬薩里說，作為一個「戲外」的觀眾，通過這次藝術節的體驗，她看到了中國很多獨特的文化。

奧蘇說：「在桂林藝術節上，我拍攝我喜愛的事物，並通過社交平台分享給大家，我的觀眾大多數未曾來過中國，他們表示，通過我的分享看到了一個絢爛多彩、充滿魅力的中國。」

●中新社